

我在霞村的时候

——七月文叢——

丁玲著

远方书店印行

我在霞村的时候

——七月文叢——

丁玲著

远方书店印行

七月文叢

我在霞村的時候

丁伶

遠方書店印行

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
十五年四月北平第二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我在霞村的時候

著者

丁

玲

出版者及

遠

方

書

店

北平

總經售

全國各大書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無聲的走到廚房去，或是間壁，安心地傾聽着。但他並不常常發怒。他對孩子們幾乎是嬌縱的慣着，這常使得女人們不高興。

「你不要去，留在家裏吧，外邊又在飛雪了。」他拍了拍金姑的薄棉衣。

「不，我要去，我不要蹲在家裏。」搖晃着身體，鼓着嘴，砧礮兩顆眼珠，望了望她媽和嬸母，便閃着希求的光停在叔父的臉上。

叔父在笑，那意思是「這孩子……」

「你敢去，兵慌馬亂的，這樣大姑娘，不要臉的東西……。」變得乖僻的，難於親近的她的媽又罵起來了。

「陪着你娘吧。」望也不望女兒一眼，陳新漢在頭裏出去了。

「金姑，你燒火吧，多熱些水，想着，也許三叔會找得到奶奶和妹妹的。你還想要什麼東西嗎？」

金姑不答應，扯着頭上的包頭布，却走去外邊去了。

「到那裏去！」她娘厲聲的問。

「我去拿煤，也不許麼！」金姑也大聲的回答她。

叔父又笑了，但隨即也做了一個不屑的面孔，環顧了一下屋內，扳着臉也走出去了。

縱着腳坐在坑頭的陳新漢老婆，煩燥的搜索着，她想找一個可以發洩怨氣的東西，而一個新的思想忽然却在頭腦中生長了。而且她堅定了她的揣想，她的心爲新的憤怒啃咬着，她有一種欲咬人的慾望，她却壓抑住自己，而且緩着聲音問：

「二孀子，你不是說你那天逃出來時，你還看見過奶奶帶着同官和銀姑麼？」
偎着娃兒跪在坑上另一頭的二孀，近來已經很怕同她說，但却只得也和氣的答

應：

「是的，我看見過的，在我要出門的時候。」

「你什麼時候碰着金姑她爹的呢？」

「半路上。」

「哼！」

談話休息了一下，她又問：

「你過去到過他們七大家裏麼？」

「沒有，我跟着羣人亂跑，不知怎麼就跑到他那地方了，要不是七大大在外邊東看西看的，唉！」二孀回憶起那時的狼狽情形，要不是遇着七大大，她將如何得了呢？」

「唔，那倒太巧了啊！我說二孀，咱們是一家人，有什麼話不好說。金姑她爹送你們上那兒去，也是應該的，你們何必串着騙咱呢！」

「大嫂！你別這樣瞎說吧，現在家弄到這樣，省點事安靜點吧！」

「家弄到這樣子，又沒有壞到你頭上，你們母子不是有人送你們到沒事的地方去了嗎？就可憐我，啊，我的同官，我的兒，你死得好苦呀！……」於是她捶着坑，放任的拋着眼淚，填滿了胸中的怨氣，一方面在向外邊流，一方又不知從那裏加來了，咬着牙接下去又罵：

「這一屋全是鬼，沒良心的，沒廉恥的……」她不斷的想着一些話去侮辱二

婦，她希望激起她的怒氣。

二婦覺得太受委屈了，嚶嚶的在被子裏哭，受了驚駭的娃兒，便也放聲的哇哇的哭了。

「娘，怎麼啦！」提着一袋煤走回來的金姑，被弄得糊裏糊塗。

聽見了女兒的聲音，却更傷心起來。她現在只有一個女兒了，她的小女兒是比金姑更可愛，她們是多麼的活潑，溫馴，她們從來不反抗她的。她連同官的屍體也沒有看見過，只到他小墳上去過兩次，她能想像那樣子麼？他是被……是不是像一個被宰後的小羊，一些綠的，白的，紅的東西從被割開的肚子裏爆出來。她每一想到這裏，就感覺到肚子上難受，感覺到自己的腸子脫離開腹壁那末難忍的疼楚。

「娘！你別哭！二婦！你，你這是幹嗎啦？」可是她自己却止不住也啾啾唧唧的哭起來了。

雪引着黑暗，黑暗壓着雪塊；厚重的無底的鬢鬢的雲層慢慢的降了下來，風猛力的打着窗紙，從縫隙中又捲進來，房子由昏暝轉入了黑暗。人的感情也由煩燥的

憤懣，而轉入深沉的悲哀。哭叫已經在減低，只餘一些傷痛的呻吟。二孀把由疲倦而睡去了的娃兒，輕輕的移開，自己摸摸索索的爬了起來，她意識着她們將要誤事了。

金姑只要有有人在房子裏活動，她便也推開了憂悶，火在灶孔裏畢畢剝剝的燒着，坑上陡增了一股熱氣。從鍋裏冒出的水蒸氣，模糊了圍繞着灶邊的人影。她們又說着，交換着一些夢想了。她們開始期待着那可憐的白髮的奶奶和那天真的小姑娘。

三

北風捲着無聲的雪片，在無邊的原野上，在遠近的高崗上，肆虐的橫掃過去，一點不給人以憐惜。刺骨的寒冷與吞噬人的黑暗主宰了夜的宇宙。那些被蹂躪過的土地，缺少牆垣，缺少蓬蓋，人們都像狗似的蹣跚伏着。狗更夾緊了尾巴，躬在亂磚

堆裏，即使看見什麼影子，也只無力的闔下他眼皮。陳新漢一家人在熱的希望下，已經渡過大半個夜晚了。只有金姑竟站在地下，不時的向灶裏加火，和向鍋裏加水。她時時問着：「二叔，你說奶奶還會來麼？」

「不會回來了！這樣冷的夜晚。縱是找到了，三叔也不會讓她回來的。孩子，你睡去吧。」陳佐漢靠在坑頭，抽了半夜的煙了。

「你不睡，我也不睡。你看我娘睡得多好。」

「唔，她很作孽的。」

但金姑對於他的同情，並不慷慨，她却又將村上新發生的一些事，嚕嚕囁囁的問着。她又同二叔談到奶奶，他們都希望奶奶不會來。

可是有時從狂嘯的風中似乎聽到一些哭叫，一些哀號，金姑便呆住了。驚恐的望着叔父，用手勢止住叔父的動作，意思就是說：「你聽！」叔父也就屏住了，注意的用耳朵在看不見的遠處探索。連假寐在坑上的父親也坐起來了。可是，什麼都沒有。他們就這麼在微弱的油燈下，等到了天上現了魚肚白，他們才真的肯定和